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一

南菁書院

郊社禘祫問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李塉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亨也大宗伯大亨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眾說紛紛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



皇清經角糾紛  
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  
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  
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子  
園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  
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面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  
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祭必祭地祇于北郊  
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  
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  
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  
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園丘而漢文  
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  
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  
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  
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  
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  
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  
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  
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  
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



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之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即泰壇方澤即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既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地示禮即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祀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即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即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即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夏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母論



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況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耐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閒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眾器統眾成眾變入巨澤之閒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  
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  
詩也召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  
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  
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申如祭天子郊而社稷山  
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  
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圜丘以人鬼百神  
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  
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眚大災因  
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

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  
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  
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  
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  
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況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  
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証則更不然凡魯  
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郊並不僭及蓋郊  
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  
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  
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爲啓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又問郊特性云郊特性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秦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



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  
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  
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  
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  
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  
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  
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  
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  
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  
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  
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  
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  
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  
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  
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  
待並未嘗有偏畸也

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  
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  
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  
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  
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  
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句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句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句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堪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則並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于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



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  
 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  
 云祫卽是禘也周禮問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閒卽  
 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  
 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  
 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  
 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  
 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況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  
 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  
 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  
 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此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  
 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  
 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  
 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  
 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  
 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  
 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  
 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尙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  
 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



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  
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  
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  
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  
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  
別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  
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  
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  
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  
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  
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  
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園丘出王享獻濫及羣  
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及所出則  
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  
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  
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  
然且一祧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  
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養厭之後遷其祧行  
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  
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五日同  
郡諸學人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  
 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  
 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  
 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閒非一端  
 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  
 及祫然總是為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  
 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  
 禘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  
 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  
 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閒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附卒哭祥練禫纖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  
 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即  
 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  
 祭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為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  
 大禘共為一等雖國語尙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  
 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  
 子有禘禴烝嘗及大祫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禘烝嘗祇是時  
 祭大祫即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  
 年五年合一祭名則禘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  
 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



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  
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前傳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  
又云禘郊牛鹵栗而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  
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  
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  
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  
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  
一字及禘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譱視  
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即亂禘于禘之所自始然其  
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  
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即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  
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  
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  
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性稱春禘秋嘗祭  
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  
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  
商之禮但其無禘名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  
所以誤見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  
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即大禘終禘即三年喪祭是大禘即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為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即是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于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于禘者正謂有事于廟謂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于禘者于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禘指甲而求乙

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禘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商頌元鳥祀高宗也註謂祀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元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禘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植禘句禘禘句禘禘句禘禘句諸侯禘禘句禘一植一禘句嘗禘句烝禘句謂天子以春禘為特祭植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禘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禘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一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為禘而非于時外又有禘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禘分名為禘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一禘祭于五年之間

皇清經解續編

郊社禘禘問

三



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禘謂卽是三年之禘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禘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禘禘句禘句禘句嘗句禘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烝而後禘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禘故曰諸侯禘禘句禘一句植一禘句嘗句禘句烝句禘句總不識時祭之自爲禘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爲禘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禘乎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禘而輕植天子自喪莫喪祭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禘而諸侯止有吉禘之禘而無大禘之禘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禘曰禘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禘而禘則植禘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植祭者獨春禘一祭耳蓋植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職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啓禘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醕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俎歷有儀節卽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于堂于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諷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



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釋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諤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况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塬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筭簋鼎鑊何任何移禩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曰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植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植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裸鬯謂之晨禩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

禘二名而不及植禔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給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植然究不知植禔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植祭祭則必禘蓋禘者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尙有請者公羊稱大禘卽是吉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于禘卽是禘禘王制稱禘禘禘嘗禘烝卽是時禘此外無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禘五年之禘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

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禘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般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



十二个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殷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閒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閒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閒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祫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祫食屬烝嘗遂做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祫無此義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祫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朝廟然後



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祫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祫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祫當祫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祫七主隨舊祫眾主而並遷焉而新祫之主乃得從二祫三親而返于禰宮則于祫于耐兩皆泯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誇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閉五年而其禮與吉祫等所異者祭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元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是遠祧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馬融鄭眾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元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釋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



惟禘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祫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祫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元欲爲禘大禘小之說謂禘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爲相左矣謂禘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卽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卽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一終